

臨證指南醫案

吳江徐靈胎先生評本

增補
臨證指南醫案

附種福堂公選良方

全部八冊

增補臨證指南醫案
壹

光緒丙午仲秋上

海龍文書局石印

醫之為道微矣七情六氣之感病非一端溫涼寒熱之性藥非一類非天資高妙者不可以學鑒非博極羣書者亦不足以語鑒也今之醫者或記醜而不精於審脈或審脈而不善於處方或泥古而不化或師心而自用或臨症不多或徇於偏見不能已疾而轉以益疾又烏可以言醫哉吳門葉天士先生天分絕人於書奧所不讀終身不能忘其視脈也不待病者相告語而推述病源有病者思而後得之者不啻日周旋於病者之側而同其寢興飲食熟其喜怒哀悲也蓋以其意深識病者之意而又神明乎古人處方之精意而直以意斷之故其處方也一二味不為少十餘味不為多習見不妨泛同猷用不嫌立異輕重

繫於杪忽之間而其效在乎呼吸及數十年之後投
之所向無不如意迎刃而解渙然冰釋先生之名益
高從遊者日益衆而先生固無日不讀書也嘗記余鄉
人有患痼疾者問諸先生所為安方授之曰服此百劑
終身不復發矣其人歸服至八十劑蓋已霍然者月餘
矣乃止不服逾年病復發諸先生所先生曰是吾令服
某方百劑者何乃如是其人以實告令再服四十劑即
永不發矣卒如言其神妙若是豈俗手之意
為增損者可同年而語哉今所存醫方若干卷皆
門弟子所錄存者學者能讀其書以通其意則善矣

皆

乾隆丙戌嘉平錫山拙脩嵇璜書於鉤秋書屋

夫事之最切於日用者莫如醫故自軒岐道興而靈素以下代有名人歷有著述盧扁以後為仲景所垂傷寒金匱直啟靈蘭之秘洩玉版之文至若河間東垣丹溪亦迥出凡流合仲景稱為四大名家傷寒暨雜證之治療法云備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書辭義古奧雖經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盡晰其理近代以來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等皆率之靈素或作或述至於渚渚澄皆有發明迨柯韻伯所註傷寒能獸用生面惜其書尚未廣行於世其他則間有心悟闡揚之不能盡偏執之弊矣我

皇上仁育為懷命太醫院考覈前賢精義彙輯金鑑錄一書頒行海內集諸賢之大成用後人之心法壽世福民孰有善於此哉夫醫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於法之中則

存乎心領也父子不相授受師弟不能使巧也吳圖葉
君天士稟賦靈明造詣深邃其於軒岐之學錯綜融貫
安方調劑立起沉痾故名播南北所遺醫案與方膾炙人口
華君岫雲婆心濟世輯而成帙別類分門將付剞劂而清序
於余、編閱再過實足以啓迪後人使好學深思者觸類引伸
未必非濟世之一助至進而求之所以然彼靈素諸書俱在
而心解力行則又存乎予人也云爾

肯

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秋七月望吳江李治運題

吾吳葉先生以岐黃妙術擅名於昔者五十餘年凡弋嘗
得奇疾而醫藥罔效者先生一診視而洞悉源委授以斤劑沉
痾立起遠近之向風慕義者無間言余舊居江與葉氏世屬通
家其所嚮慕事亦皆至咸舊交心神其術目錄其方案成帙藏
之有年方欲諸先生下今錫山葉君岫雲為之今別所類授之梓
人余喜君之與余有同心也因任校讐編輯之役書既成君囑
余書其緣起夫良醫之功同良相人所檢知也然良醫不能使
其耳壽同金石而屢試其技於後人亦勢之無可如何者矣今
得同心者彙錄其成案而使後人有所取法觀摩其功顧不偉
哉使後有能者得是編而神明變化之則先生之遺澤流被於
千百世而無窮而先生不死矣今因是書之成爰書其大畧如
左

乾隆歲次丙戌季秋李國華大瞻識

序

華與余家世姪姻姪華君岫雲精通岐黃術常存利濟救人之
心孜孜不倦向慕吳門葉允士先生為當世盧扁留心覓其醫
案約計盈萬分門選刻其成十卷名曰臨證指南已遍行海宇
矣壬申歲又將其續補醫案溫熱論與平生所集各種經餘奇
方付刊以備救急其願甚誠忽於癸亥謝世其方止刻十之二
三半途而廢惜哉為惋惜華君好友岳君廷璋不忍膜視力勸
徽蘇義商程葉兩君子授梓完璧且公同志式日漢川程君來
蜀出此編丐余佖序余素不知醫且當公務紛拏軍書旁午竟
不暇及第展閱一過了然心目洵為青囊家不可缺之書即
盧扁復起亦不舍是天別開寔寶儲於鄉陬僻壤症患奇難一
皆罕有良醫備此查攷對症用藥功效匪淺勿以易簡而忽諸
乾隆甲子年冬小春月

賜進士出身

欽命四川按察使司按察司加三級覈臺杜玉林撰并書

古人有三不朽之事為立德立功立言也蓋名雖為三而理實一貫要之惟求有濟於民生而已夫有濟於民生則人之所重莫大乎生死可以拯人之生死雖韋布之士亦力能為者則莫若乎醫故良醫處世不矜名不計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痾此其立功也闡發蘊奧聿著方書此其立言也一藝而三善咸備醫道之有關於世豈不重且大耶故上古聖帝辨晰陰陽審嘗氣味創著內經垂不朽之仁慈開生民之壽域其大易本草靈素諸書炳若日星為萬世不磨之典厥後亦代有名賢窮究其理各有著述開示後人以冀共躋仁壽無如後世習是業者其立志存心却有天理人欲之兩途如范文正公雖不業醫而其所言不為良相即作良醫者斯純以利濟為心者也俗彥有云秀才行醫如菜作齋者此淺視醫道僅為衣食之計者也夫以利濟存心則其學業必能日造乎高明若僅為衣食計則其知識自必終囿於庸俗此天理人欲公私之判也故每閱近代方書其中有精研義理發前人未發之旨者固多亦有徒務虛名之輩輒稱與貴顯某某交遊療治悉屬險證如何尅期奏效刊成醫案妄希行世不知此皆臨證偶爾倖功乃於事後誇張虛語欺誑遠人以沽名譽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噫欲求遵嘉言喻民遺法臨病先議證後立方其於未用藥之前所定方案無一字虛偽者乃能徵信於後人但執此以繩世誠不

易多得也惟近見吳閭葉氏晚年日記醫案辭簡理明悟超象外其審證則卓識絕倫處方則簡潔明淨案中評證方中氣味於理脗合能運古法而仍周以中規化新奇而折仍以中矩察其學識蓋先生自幼稟穎絕之才衆所素稔然徒恃資敏若不具沉潛力學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醫案所得無多不過二三年間之遺帙每細心參玩祇覺機靈滿紙其於軒岐之學一如程朱之於孔孟深得夫道統之真傳者以此垂訓後人是即先生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諸世至其一生之遺稿自有倍蓰於此箇中義理必更有不可思議者自必存在諸及門處什襲珍藏尚未輕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豐城之劍其精英瑞氣斷不至於泯沒自必終顯於世只在先後之間耳倘有見余是刻能悉將先生遺稿急續刻行世此豈非醫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諒亦必有同志者余將翹企而望之因以為序

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季冬錫山華岫雲題

夫用兵之道譬若用兵呼吸之間死生倏忽固未易言也是以軍有紀律方有
法度時有進退自有成敗規風雲之變後革木之性生機玉神又安可以道
視之哉余不敏竊慕范文正公之論國師事吳門亮揆張先生先生乃葉氏門
牆兆李也余因得窺葉派之一斑觀生議病疏方動才竊繫所謂游夏之流示孫
贊一辭者也撥印葉師之妙諦以用後學之法門生有銘於他年乎由是歸而
讀書不與塵事里有華兵岫雲者好古之士也迂而古語甚洽遂出一編示余乃葉氏之
方事也同於沒未曰積教十年抄集而成生苦心濟世為何如耶噫葉師之方事蓋
妙此亦勝教而散佚居多此生刺事耳然零珠碎玉歲久彌湮秘而不傳將
泯矣也清授之梓以惠當世華君然之余嘉其札業留者而有是志於是乎書
皆

乾隆丙戌季冬錫城高梅題於響山書處

天地之大德曰生。醫者替天地之生者也。上古三皇憫下民之夭札。廼垂卦象以明陰陽消長之機。窮象味以審五行生剋之理。看靈素以立萬世醫學之原。大哉至哉。非懷胞與之仁慈。稟天曹之聖智者。其孰能之。軒岐以後。六代有明哲之士。窮理致知。闡揚妙旨。但理道淵深。其奧難窺。故雖懸壺之士。多林而洞垣之技。罕觀焉。有朽不盛、宏、而遺人天殃者。則已罕矣。近代以來。古吳有世醫天士葉君者。學本家傳。道由心悟。吾鄉與吳郡接壤。憶曩時。凡知交惡。謬棘手瀕於危者。一經調劑。无不指下回春。生聲譽之隆。不特江左一隅。抑且名標列省。恆是應策多門。刻名甯馨。未遑有所耳述。以詔後世。人皆爲之惋惜。近有岫雲華君。購其日涉方集。款付梓。以公諸世。清序於余。余下雖習醫。有年愧未能深和。醫理然觀生瀉澄。則援引羣書之精義。擬法則選集列古之良方。始知先生一生嗜古。攻研蘊蓄於胸中者。咸於臨澄時吐露毫端。此即隨瀉發明之著述也。其於陰陽宏實。標準極致之功。寔是以上紹軒岐。下開耒耜。以此行世。凡醫林之士。見之。自必動求古訓。博採衆方。迨將日造乎高明。庶不致有臨澄望洋之歎。則此帙實濟世之慈航也。故爲之序。

乾隆丙戌仲秋錫山邵新甫題

凡例

一此案出自數年採輯。隨見隨錄。證候錯雜。若欲考一證難於彙閱。余不揣固陋。稍分門類。但兼證甚多。如虛勞咳嗽吐血本同一證。今各分門。是異而同也。即如咳嗽有虛實標本六氣之別。今合為一門。是同而異也。如暑濕而兼瘧痢。脾胃病而兼嘔吐腫脹。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欲求分晰至當不易。余本不業醫。且年已古稀。自謝不敏。而倭高明之輩。翻刻改正。

一證之中。有病源各異。如虛勞有陰虛陽虛。陰陽兩虛之不同。若再分門。恐有繁冗之嘆。今將陰虛先列於前。繼列陽虛。繼陰陽兩虛。使觀者無錯雜之憾。餘門倣此。

一此案分門類時。已剔去十之二三。今一門之中。小異而大同者尚多。本應再為剔選。但細閱之。小異處卻甚有深意。故不敢妄為去取。且如建中湯。麥門冬湯。復脈等湯。稍為加減。治證甚多。若再為刪削。不足以見先生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其用方變化無窮之妙矣。

一每閱前人醫案。治貧賤者少。蓋醫以濟人為本。視貧富應同一體。故此案不載稱呼。僅刻一姓與年歲。如原案已失記者。則以一某字代之。至於婦女之病。年高者但將一嫗字。中年以一氏字。年少用一女子別之。然有本係婦女。而案中未經註明者甚多。不敢臆度。強為分別。

一醫道在乎識證。立法用方。此為三大關鍵。一有草率。不堪為司命。往往有證既識矣。卻立不出好法者。或法既立矣。卻用不出至當不易好方者。此謂學業不全。然三者之中。識證尤為緊要。若法與方。只在平日有書多記。如學者記誦之功。至於識證。須多參古聖先賢之精義。由博反約。臨證方能有卓然定見。若識證不明。開口動手便錯矣。今觀此案。其識證如若洞垣。所用法與方。皆宗前賢。而泰以己意。稍為加減之。故案中有並非杜撰之句。余願業醫者。於識證尤當究心。如儒家泰悟性理之功。則臨證自有把握。然後取此法與方用之。必有左右逢源之妙矣。倘閱是書者。但據拾其辭句。剽襲其方藥。藉此行通為寬利之計。則與余刻是書之一片誠心大相悖矣。事後之覽者。心自問。切勿墮落此坑塹。

近日此輩
其多并
其取
其
其

傷寒為萬病之長此症不獨人無獨生也

一此案須知看法。就一門而論。當察其病情病狀脈象各異處。則知病名雖同。而源不同矣。此案用何法。彼案另用何法。此法用何方。彼法另用何方。從其錯綜變化處。細心參玩。更將方中君臣佐使之藥。合病源上細細體貼。其古方加減一二味處。尤宜理會。其辨證立法處。用硃筆圈出。則瞭如指掌矣。切勿草率看過。若但得其皮毛。而不得其神髓。終無益也。然看此案。須文理清通之士。具虛心法。潑靈機。曾將靈素及前賢諸書。泰究過一番者。方能領會此中意趣。吾知數人之中。僅有一二知音。潛深默契。若初學覽魯之人。未能躡等而進。恐徒費心神耳。

一此案惟闕火證一門。蓋火有七情六氣五志之不同。證候不一。難於臬頭。故竟不分門。至於傷寒。惟太陽初感風寒為甚少。寒既化熱之後。種種傳變之證。散見諸門者。頗多。觀者自能會意。勿謂先生長於治雜證。短於治傷寒。觀其用仲景諸方。活潑潑地。即可以知其治傷寒之妙矣。

一案中治法如作文之有平濃奇淡。諸法悉備。其用藥有極輕清治平淡者。取效更捷。或疑此法僅可治南方柔弱之質。不能治北方剛強之體。余謂不然。苟能會悟其理。則藥味分量。或可權衡輕重。至於治法。則不可移易。蓋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則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強弱雖殊。感病之由。則一也。其補瀉溫涼。豈可廢絕。墨而出範圍之外乎。况姑蘇商旅雲集。案中豈乏北省之人哉。不必因其輕淡而疑之。或又曰。案雖佳。但未知當時悉能效否。余曰。萬事不外乎理。今案中評證。方中議藥。咸合於理據。理設施自必有當。至於效與不效。安得人人而考覈之哉。

一案中有未經載明。難於稽考處。如藥味分量泡製。丸方煎方相混。與所服劑數多寡。若平補之方。竟有連服百劑者。更有一人連用幾方者。其間相隔日月。遂近。併四季時令。俱未註明。惜皆無考。全在觀者以意會之可也。

一每門之後。附論一篇者。因治法頭緒頗繁。故舉其綱領。稍為敘述之。以使後人觀覽。又恐業賢之輩。文才有淺深。遂約同志措辭。不必高古。觀者幸勿因其俚鄙而忽之。

一案中所用丹丸。有一時不能猝辨者。如紫雪丹。至寶丹。蠶甲煎丸。手靈丸等類。若有豐裕好書之家。係方度誠合。就售與病人。既可積德。亦不至於虧本。

一此案之刻。不過一嚮之味耳。本欲再為購求。廣刻行世。奈無覓處。倘同志之士。有所珍藏。亦願公諸於世。者恭俟再商。續刻。然此案雖非全璧。實具種種良法。已足啟發愚蒙。嘉惠來茲。學者苟能默契其旨。大可及時醫庸俗。膚淺呆板。偏執好奇。孟浪膽怯。諸弊。其於醫學有功不小。

一凡治諸證。俱有初中末三法。如傷寒初起。邪在太陽。則用麻黃桂枝青龍等湯。瘧症初起。則用小柴胡加減。痢症初起。先用胃苓湯加減。目疾初起。則用柴薄荊防以升散之。此皆初治之大略也。今就所輯之案。大凡治中治末者。十居七八。初治者不過十之一二。其故何歟。蓋緣先生當年名重一時。延請匪易。故病家初起。必先請他醫診視。迨至罔效。始再請先生耳。故初治之案甚少。觀是書者。其中先後淺深層次。不可紊亂。須細心審察而行之。

華岫雲識